

从打工到当老板、从不会英语到与客人用英语交流……

会泽这对80后夫妻把餐馆开到了美国



繁忙之余，侯哥和云妹也喜欢外出旅游。

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家中餐馆里，37岁的老板娘正隔着吧台与客人用英语进行交流。当老板娘回头与老板说话时，用的是标准的宣威话，老板则是浓重的会泽上村口音。

这是一对在美国开餐馆的会泽“80后”夫妻的日常，他们到美国已经8年了。丈夫是曲靖市会泽县上村乡小箐村人，抖音上人们喜欢叫他“侯哥”。侯哥今年40岁，抖音昵称“会泽人在美国”。他的妻子今年37岁，宣威市乐丰乡人，抖音昵称“云妹在美国”，目前有4万粉丝。云妹经常在抖音上发布他们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视频，关注度较高。



在美国卖着云南米线



难得的老乡聚会，有的“飞的”来赴会。

从打工到当老板

侯哥说，他16岁外出打工，在个旧摆过地摊，做过粮食生意，后来又回到曲靖做生意。2003年，侯哥在曲靖认识了云妹，随后结婚。现在，他们有两个儿子，大的19岁、小的15岁，在曲靖跟着爷爷奶奶上学。

侯哥的弟弟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留学，读大二，得空时常到他们店里帮忙，云妹因此说他们的店里有“两个半人”。她常常在抖音里用宣威话配着视频介绍自己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，时不时还在厨房里来一段云南山歌——“月亮弯弯两头尖，金钩银钩挂两边……”即便隔着手机屏幕，也透着宣威女人独有的泼辣和干练。

说起为什么会到美国开餐馆，云妹告诉记者：“纯属偶然。”

她的一个叔叔在美国读书，她无意中在QQ上和叔叔取得联系后，叔叔说可以来美国打工，能赚钱。说者有意，听者也有心。2015年，夫妻俩办了护照，办了旅游签证，就到美国去了。他们先是在阿肯色州一家福建人开的餐馆打工，一干就是5年。就是在那，侯哥学了厨艺。云妹做前台服务员，起初只会说“Thank you(谢谢)”，

还有些不好意思，后来在工作中学了一些基本的英语对话。

云妹说，国内的餐馆用餐时间基本集中在中午和晚上，美国的餐馆从早到晚都有人来吃饭。夫妻俩每天工作12小时，每周休息一天，一个月工作26天。

2022年2月，侯哥和云妹离开阿肯色州到密苏里州，盘下了一家中餐馆，开始经营美式中餐，外卖和堂食基本各占一半。他们的店是典型的夫妻店，一天可以卖80到100份外卖。在当地，点一份中餐一般在12到16美元。店里活计不忙时，侯哥也自己开车送外卖。

侯哥说，美国各个州法律不一样，中国驾驶证在密苏里州通用。他们办了合法的公卡，就可以在当地买车了。他们喜欢开着车去中国人开的超市里采购货物，有时也逛逛当地的菜市场。他们开车外出时，云妹喜欢坐在车上拍风景，再配上解说或音乐发抖音。

他们目前是租房住，一个月房租加水电费要1000多美元。交房租时，自己写好支票，放进房东的邮件箱里就行。云妹说自己英文不好，就把支票打印出来贴在墙上，每个月照着写。

老乡帮老乡

他们的日常生活很简单，圈子里基本是中国人，且多数是云南人，吃的是中国菜。到老家吃饭，他们常带的礼物是炸莽丝、炸洋芋片、拌凉粉、野生菌、折耳根，还有宣威月饼。他们最喜欢老乡聚会，讲云南话时大家非常开心。

他们生活的街区有20多个云南老乡，大家经常在一起聚会，相互帮衬。今年1月17日，30多个人聚在侯哥的餐馆里提前过了春节。老乡们大多数住得近，也有远的，有的开车几个小时赶来，还有一个从洛杉矶坐飞机过来。侯哥主厨做了很多菜，云妹打下手，负责配菜、切水果。他们说，在美国遇到那么多云南老乡，太亲切了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提前热热闹闹过了个中国年。

他们听说附近有人开了一家云南过桥米线店，米线是从云南运过来的，于是几个老乡约着去尝尝。米线店里客人很多，朋友站起来看了看，说大多数是熟人。

刚到侯哥店里上班的老乡要培训，老乡在英文菜单后面写上了汉字注音，然后用手指头指着，磕磕绊绊地读“气坑不易起泰博”“比芙蓉泰博”，云妹一边听她读一边笑，说她读的菜名（英语）把人肚子都笑疼了。

在美国的时间久了，云妹能用简

单的英语与客人交流。一个常来店里的客人和他们已经很熟了，常跟云妹聊天。他喜欢模仿云妹说英文的发音，加上夸张的手势，美式幽默逗得云妹哈哈大笑。

一天晚上，侯哥和云妹开车去堪萨斯机场接一个云南老乡。这个老乡是在抖音上刷到云妹后联系上她的。老乡一个人来到美国，希望云妹能帮忙找一份工作。云妹说：“有能力照顾好自己，有余力就帮助他人。”老乡在他家住了几天，跟着学了两天，后来找了家餐馆，就上班去了。

他们家两个娃在曲靖，一个读技校，一个读初中。他们每天晚上都和孩子打视频电话，夫妻二人计划将来办理留学，把儿子带出国读书。他们在当地一家学校给儿子办了留学邀请函和录取通知书。她说运气好，到学校时，遇到一位中国籍教师帮她当翻译，顺利办完手续，不然靠她的“宣威英语”，肯定说不清楚，搞不定。

身在美国，云妹和老公常常会思乡，尤其是逢年过节时。云妹时常感叹：“趁自己还年轻，多苦几年。到了，我们是要回国的。”

本报记者 蒋琼波
通讯员 陈耀邦 文 受访者供图